

皇明肅皇外史

鄭平知
PDG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八

洧川范守已輯

戊子嘉靖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
是歲元日漳州府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甘
露降、

鑿新漕渠、

初河決豐沛、漕渠堙塞、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
言曰、今日之事、開運道為急、而治河次之、然運道
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及運道
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
穎、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毫、至懷遠、

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
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
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
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
入漕渠而南匯于淮而今皆湮塞矣止存沛縣一
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為巨浸
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成堙塞也
然壅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
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
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沛西滎
澤聞孫家渡決矣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沛

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坊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上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為力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或謂宜于昭陽湖中開渠一帶兩旁築以長堤以通運道此亦一策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為運道此其上策也不得已

而思其次則聞 國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運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荊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黃綰亦上言南旺馬腸湖外釣口安山諸處地形卑下欲就此潴水為湖并將漕河改經于此可免濟寧淺澁之患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未必無為且汴淮入汴至于汝衛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以備不虞俱下工部議至是提督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

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
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
夫役萬餘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
可成徒糜財用勞民力帝怒奪應期官勒歸田
里而新渠之議遂寢

以聶能遷為錦衣衛指揮

能遷以言禮附璫故由千戶擢指揮僉事掌鎮撫
司事

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初瓊謫戍榆林楊廷和主之也璫等欲傾彭澤
以及廷和乃上言哈密不靜事由彭澤及陳九疇

澤之復起。廷和黨之也。乞急用瓊以甯西鄙。帝從之。

逮繫都御史陳九疇于詔獄。謫戍邊。

瓊既被用。即上書論九疇誣罔。滿速兒實不死。

帝命逮繫九疇于鎮撫司。聶能遷主獄事。阿訶璉意。等掠備至。論九疇誣罔坐斬。連及彭澤。廷和請併逮。治刑部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邊。裔彭澤金獻民俱奪官。間居。廷和獲免。

附錄。桂萼奏革內外吏胥遞替金錢。從之。命各撫按官通行禁革。

王守仁撫定田州

初守仁將至、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夷皆憚之、守仁乃自殘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為浮言、紿蘇受、欲脅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其心腹反覆諭之、蘇受頗信、又見內臣總兵官相繼撤退、始遣小酋黃富等二十人赴軍府自列、願待以不死、守仁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使諭蘇等、蘇受得檄、更為約曰、若欲往見、必陳兵衛、必左右祇候、皆易以田人乃可、守仁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箠之、蘇受衷甲受箠、已而

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皇上推至孝治天下惻恒之仁覆被海宇雖一夫之獄慮有抑枉必親臨讞斷况數萬無辜忍使之噍類不遺傷天地之和哉因歷陳用兵十患撫諭十善及今日招安之迹聞之于朝

附錄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累年缺乏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時言者人人各殊胡世寧上言甘肅米穀踴貴軍士枵腹由壞祖宗籌邊之法耳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歲時屢

豐芻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邊賈無用，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頽，保聚日渙。遊民日去，邊地日荒。今千里沃野，莽然丘虛矣。糴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安邊足用之法，誠莫良于祖宗鹽法矣。霍韜亦上宜復鈔法以厚竈戶，輕引銀以來商人。帝深然之。

論曰：裕邊之策，在復祖宗時鹽法固矣。而今之邊地，久蕪其誰肯墾之？無論成業艱難，即虜騎蹂躪，不時擾之矣。欲如永樂時，羌胡遠遁，白首不見烽燧，何可得也。鹽利雖信蓰，賈人不以

易七尺軀矣。為今日計，屯田其要務焉。然可以
贍衛卒，無能及客兵也。無已，則募民輸粟實邊，
得鬻爵贖罪，如晁錯策可行也。又無已，則竝邊
諸郡之租賦，減其故額，令輸芻豆千里內外之
郡縣，令其齎金赴邊，收糴緇梁，納諸庾府，行之
數年，則邊不期裕而自裕矣。

二月降田州府為田州，以岑邦相為州判官。

王守仁上言：思田久苦兵革，民不堪命。况外捍交
趾，縱使克平，置以流官，而兵弱財絀，恐生他變。岑
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其後不可。請降田州府為
田州，官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王受為巡檢，別

立田寧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寧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使張佑為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甯。

繫御史周相于詔獄。

帝遣官祭河相疏諫忤旨故也。已而奪其官。

三月。巡撫南贛都御史汪鉉奏上甘露。

鉉上言。戊子元日。長泰縣天降甘露。是皇上仁孝之德。追隆舜武敬一之心。媲美湯文。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至和感召。有此禎祥也。帝曰。覽奏以甘露呈瑞。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

豈敢當朕惟奉天求庇民物以答靈貺仍遣官祭
告薦于宗廟頒賜羣臣

勅製忠靖冠服

許在京七品以上官及翰林國學行人官八品
以下者在外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學校官武職都
督以上官服之令禮部頒圖式于天下如勅遵守
夏四月謝遷致仕

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為哉當是時縣車杜軌
二十有二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
何事功之有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窺鉉雖巴
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

及喪徊鎖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
懼不恒之羞而後幡然長往則晚矣是以君子
貴慮始也

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

帝以災異頻仍勅羣臣同加修省直言得失又
諭輔臣曰卿等亦各盡言仰體朕懷俯省己過于
是言者頗眾不見永納大學士一清上言臣觀羣
臣條奏固多節財省費與民休息之意亦有拾陳
言者祇充故事立奇論者有礙措置間有卹民數
事又且報罷是皇上應天以實而羣臣之應詔

以文也。臣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告其君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蟲，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循，廉恥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修德弭之，則轉禍為福。深可畏者，則以其變無形而禍甚烈。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墮此。臣舉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材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位

能勿拘常格、則賢材可致、蠲夏稅、踏秋傷、停徵常
賦、省額外之征、則民難紓、弘量霽威、取善而包荒
未善、則直言聞、天休滋至、庶幾在此、帝嘉納之
降旨曰、覽奏具見忠愛、舉賢才固邦本、二者誠
為急務、吏戶二部即查照議處、以聞、科道官以言
為職、今後一切利弊、務據實直言、不得浮謬、朕當
采納施行、

王守仁平斷藤峽八寨盜賊

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羣盜、民獲寧居、正德中
遺孽復熾、橫掠舟商、都御史陳金約令諸商入峽
者、各出魚鹽遺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摧取然、初

蠻以坐得利不為盜梗久之遂無忌大肆掠奪不
愜即殺之道梗不通守仁撫田州時先檄湖廣土
兵欲誅蘇受至則田州已定湖兵當還而蘇受亦
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遮道言峽寇猖獗狀守仁
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隨至南寧
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寇約以四月癸卯各至信
地先是峽寇聞湖兵至各逃匿守仁故為散遣諸
兵狀寇弛不為備湖兵皆偃旗鼓馳至與官兵突
進攻賊連破油砦石壁等巢賊奔斷藤峽官兵追
擊破之賊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眾賊
潰散搜勦無遺遂移兵勦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